



专题七

《道林·格雷的画像》 与《分成两半的子爵》研究



目录

- 第一讲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有关术语
- 第二讲 《道林 · 格雷的画像》
- 第三讲 《分成两半的子爵》



第一讲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有关术语



1. 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里，斯芬克斯因子是用来解释人在经过伦理选择之后仍然善恶并存的术语。



在希腊神话里，斯芬克斯是一个长着女人头、雌狮躯体、鹰的翅膀和蛇形尾巴的怪物，它守候在通往忒拜城的路口，向进城的人出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



许多人猜不出谜底，被斯芬克斯杀死。
俄狄浦斯不仅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而且还对谜底“人”做了解释：人在婴儿时期用手脚爬行，所以四条腿走路。成年后直立行走，所以两条腿走路。老年后需要借助拐杖，所以三条腿走路。



“斯芬克斯之谜”常被用来比喻复杂、神秘、难以理解的问题，但是其中却蕴藏着更深刻的含义，即对人的定义的追问。俄狄浦斯说出的谜底，实际上是给人下的定义，即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头脑。



人的头是理性的象征，而理性则通过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悲剧具体化为对伦理禁忌的遵守。



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形象从两个方面阐释了人的本质：一是通过象征强调人在形式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头脑，而人的头脑实际上是人类经过长期进化而出现的理性，它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因素。二是通过狮身象征性地说明人是从兽进化而来，人的身上还同时保留着兽的本性。



即使人类文明经过伦理选择发展到了今天，人身上仍然还带有斯芬克斯的残留，我们将其称之为斯芬克斯因子，实际上它是人身上残留的斯芬克斯基因。人身上理性和兽性并存的特点，是由斯芬克斯因子决定的。



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两部分构成，因此它也是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总称。



斯芬克斯因子中的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和主导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和从属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和约束后者，从而使人成为伦理的人。



在文学作品中，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和性格复杂化。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变化，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体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



文学伦理学批评运用斯芬克斯因子解释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例如，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麦克白弑君篡位，从一个有功之臣变成一个犯下伦理大罪之人，就是他身上残存的斯芬克斯因子发生作用的结果。



在麦克白遇见女巫之前，他身上的理性因子能够约束他身上的权力欲望。但是，通过女巫之口喊出的“麦克白，未来的君王！”，变成了促使他走上犯罪道路的非理性的意志力量。这实际上是人身上兽性因子被激发出来后却不能受到理性因子约束的结果。



在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女主人公康妮嫁给了英国贵族克利福德·查泰莱为妻，但新婚不久，克利福德便在战争中负伤丧失了性功能。在人的原欲驱动下，康妮常与新来的庄园守林人梅勒斯幽会，尽情享受原始的、充满激情的性生活。康妮渴求性爱的欲望，是由她身上兽性因子决定的。



2 . 人性因子 (HUMAN FACTOR)

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它是由人头体现的。



人头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进化过程中进行生物性选择的结果。人头出现的意义虽然首先是人外形上的生物性改变，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伦理意识的出现。人头对于斯芬克斯而言是他身上具有了人的特征，我们将这一特征称为人性因子。



人性因子是控制和约束兽性因子的主导因子。人性因子不同于人性。人性是人区别兽的本质特征，而人性因子指的是人类在从野蛮（SAVAGERY）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够导致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



人性因子对于斯芬克斯非常重要，正是人性的因子的出现，人才会产生伦理意识，使人从兽变为人。伦理意识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即如同伊甸园里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那样，能够分辨善恶。



没有人头，就不可能有人的伦理意识，没有伦理意识，就不能分辨善恶，不能分辨善恶，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正是因为由人头体现的人性因子的出现，人才能借助最初的伦理意识分辨善恶，从而使从兽中解放出来，伦理意义上的人才得以诞生。



3 . 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

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即人的动物性本能。



兽性因子是先天的，是人与生俱来的，因此也是人的本能。而人性因子则不同，它是后天的，是人类理性成熟的结果。



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体现，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兽性的残留，也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兽性因子属于人身上非人的一部分，并不等同于兽性。



动物身上存在的兽性不受理性的控制，是纯粹的兽性，也是兽区别于人的本质特征。兽性因子是人独具的特征，也是人身上与人性因子并存的动物性特征。兽性因子在人身上的存在，不仅说明人从兽进化而来，而且说明人即使脱离野蛮状态之后变成了文明人，身上也还存在有动物的特性。



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能够控制人身上的动物性本能，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



4 . 自由意志 (FREE WILL)

自由意志又称自然意志 (NATURAL WILL)，是兽性因子的核心。自由意志由人的动物性本能组成，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



**欲望属于生理活动的范畴，
它在本能的驱动下产生，是人在本能上
对生存和享受的一种渴求。这种渴求在
特定的环境中自然产生，并受人的本能
或动机所驱动。**



在伦理学意义上，自由意志属于动物性本能的范畴，并无善恶的区别。自由意志是先于理性意志自然产生的。自由意志导致理性意志的出现，从而使自由意志得到约束。自由意志产生后尽管追求绝对自由，但却始终要受到理性意志的约束，因此往往同理性意志发生冲突。



在文学作品中，自由意志容易摆脱理性意志的束缚，表现出非理性的倾向，往往导致恶。《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典型的自由意志的体现者。他追求意志的绝对自由，不接受任何伦理规范，大闹天宫，为所欲为。为了让孙悟空的自由意志得到约束，只好给他的戴上金箍。由唐僧控制的金箍，体现的是理性意志。



5 . 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

人性因子的核心是理性意志。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理性指的是人关于善恶的高级认知能力，与人的动物性本能相对。



理性意志是理性发挥作用的体现，主要用来抑制或约束自由意志。因此，理性意志由特定环境下的宗教信仰、道德原则、伦理规范或理性判断所驱动。理性意志属于伦理学范畴，它以善恶为标准约束或指导自由意志，从而引导自由意志弃恶从善。



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不可分割。由于理性意志的存在，自由意志永远都不是自由的。例如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的自由意志表现为对王权的渴望。



他的渴望越强烈，自由意志的力量就越强大，理性意志就越弱小，最终导致他弑君篡位。但是，麦克白的自由意志又始终受到理性意志的约束，例如他对乱伦禁忌的恐惧。



麦克白犯罪过程中的犹豫、后来对自己犯罪的谴责以及死亡，都是理性意志发挥作用的结果。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典型的自由意志的体现者，但同时也是一个理性意志的体现者。不过，他的理性是由唐僧借助金箍实现的。



6 . 非理性意志 (IRRATIONAL WILL)

与理性意志相对的意志，主要指一切情感和行动的非理性驱动力。



非理性意志表现出来的种种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包括动机、欲望、信念、信仰、习惯、本能等，都不受理性的控制和约束。非理性意志同自由意志有所不同。自由意志与理性无关，而非理性意志则同理性相关。



那些以不合逻辑形式表现出来的
错误认识和判断为基础的意志，在个人
看来可能是理性意志，但是在别人看来
则是非理性意志。

非理性意志属于伦理学范畴，往往
带有价值判断。在文学中，误解和因误
解导致的一系列情感和行为，都属于非
理性意志的表现。



非理性意志是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意志，例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建立在嫉妒和误解基础上的奥赛罗的复仇，《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利夫的复仇，《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对丈夫的背叛等。



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乱伦行为可以看成是他身上自由意志的失控。他追查凶手和处罚自己则是对禁忌的遵守，可以看成理性意志的体现。自由意志又称自然意志（NATURAL WILL），是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



自由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理性意志是人性因子的意志体现，也是理性的意志体现。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文学作品常常描写这两种力量怎样影响人的道德行为，并通过这两种力量的不同变化描写形形色色的人。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为了惩恶扬善的教诲目的都要树立道德榜样，探讨如何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让人从善。文学作品即使描写作恶的人，如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格雷、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中的邪恶的子爵等，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引以为戒，从中获取道德教训。



第二讲

《道林·格雷的画像》



王尔德是英国 19 世纪中后期著名的小说家，他因为写作了《道林·格雷的画像》而被称为唯美主义作家，这其实是对他的误解。



如果把《道林·格雷的画像》
同《俄狄浦斯王》联系起来，我们就会
发现这部小说同样诠释了一个现代的斯
芬克斯之谜，即怎样做一个有理性的人
。



在小说中，格雷是画家巴兹尔·霍尔华德的“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模特儿，他的人格会湮没画家的一切天性，整个灵魂，乃至艺术本身。他长着红红的、曲线柔和的嘴唇，直率的蓝眼睛，鬈曲的金发。他脸上的表情里写满了坦率和纯正。他不受世俗的玷污，让人信赖，让人敬佩。



他好像一尊希腊的大理石雕像，
代表着画家霍尔华德伟大高尚的艺术理想：
“他不自觉地为我划定了一个新流派的
轮廓，这个流派包含着浪漫主义精神的所有
感情，和希腊精神的全部完美性。心灵
与形体的和谐——那有多美！”



画家把自己全部的艺术理想倾注在绘画里，完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格雷的肖像画。



这幅伟大的作品完成后，格
雷欣赏自己的画像时出现了身份选择的
问题。



他说：“多么可哀！我将来会变老、变丑、变得怕人。可这幅画却永葆着青春。它的年龄只会停留在六月的这个特定日子里……两种情况对调一下就好啦！如果我能红颜永驻，而画像却日益衰老，那有多好！要是可能——要是可能——我愿意献出一切。是的，人世间一切东西我都可以割舍。我愿意捐弃自己的灵魂来作交换！”



在格雷的伦理意识里，他不仅混淆了自己和画像的不同身份，而且还要在混乱的身份中做出选择。他觉得自己作出选择的时刻来到了。他要选择常驻的青春、巨大的热情、微妙而神秘的享受、狂热的欢乐以及更狂热的堕落。他将要享有这一切，而把耻辱转移给画像。



在格雷的选择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斯芬克斯因子生发出来的两种意志，这就是小说中提到的灵与肉的奥秘：“心灵和肉体，肉体 and 心灵——他们多神秘！心灵中有兽性，而肉体也有瞬息间精神上的升华。感觉能够精练，而智能也会退化。谁能说肉体的脉搏在何处终止或是心理上的脉搏在何处开始呢？”



在小说中，心灵即理性意志，肉体即自由意志。体现兽性因子的人体感官能够产生强大的欲望和情感，即自由意志，因此在强大的肉欲面前，人的理性意志往往也显得无能为力。



小说中说：“精神与物质的分离是一个秘密，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也是一个秘密”。道林·格雷认为，感官还停留在原始的动物性阶段：“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天堂和地狱”。



在自由意志的驱动下，格雷
最终选择了地狱，要把罪恶留给画像。



格雷的选择是一种伦理选择，经过选择，他自身和画像的身份发生了转换。那幅超凡脱俗的完美的格雷画像变成了人性因子，体现理性意志，能够分辨善恶，因此它把格雷的恶行一一记录下来。



格雷自己变成了斯芬克斯的狮身，即兽性因子，体现自由意志。格雷任凭本能的驱使，尽力追求感官享乐，在罪恶中越陷越深。



格雷本来有一颗体现理性的
头脑，可以控制自己的恶行，但是他把
自己的头脑同画像作了置换，人头丧失了
理性，成了罪恶的源泉。



现实中格雷也是非理性意志的体现者，他疯狂地追求享乐，变成了无耻之徒和堕落的恶棍。相反画像是有理性的，格雷每作一次恶，都被画像记录下来。



罪恶写在画像的脸上，显示在嘴巴的线条上、下垂的眼睑上，甚至手型上。只要他作恶，画像的脸上就会出现污点，就会毁掉白皙的肌肤。看到画像出现的变化，格雷开始对自己的罪恶感到恐惧，继而把愤怒转移到创作画像的作者身上。



霍尔华德画了格雷的画像，
对画像和格雷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就
画像的诞生而言，他就是格雷的父亲。
在楼上的房间里，霍尔华德见到了记录
着格雷全部罪恶的画像，知道了格雷的
秘密。



但是，格雷不仅没有答应霍尔华德要求他忏悔的恳求，反而举刀杀死了他。格雷这种有意识的犯恶行为，更是一种非理性意志的极端表现。实际上，他杀死画像的作者，就是象征性地杀死自己的父亲，因而犯下了乱伦大罪。



画像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的丑恶。画像等同于他的良心，真实地记录着他的罪恶。



他时刻担心有人看到这幅画像，总是提心吊胆，夜不能寐，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再也无法忍受画像的存在了，决心把它毁掉。



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他举起那把杀死画像作者的刀，“他曾把它洗过多次，上边一点儿痕迹都没留下。这把刀闪闪发光。既然它杀了画家，那么也应该杀死画家的作品和它的一切含义。它会杀死往事，于是他就自由了。它会杀死这个可怕的、有生命心灵，除去了这个丑恶的印鉴，他就能获得安宁”。



他拿起刀朝画像刺去，结果杀死了自己。奇迹出现了，死去的格雷躺在地板上，一脸憔悴，皱纹满布，面目可憎，而墙上的格雷画像又恢复了原样，年轻英俊，栩栩如生。



格雷是一个道德形象，向我们展示出一种讽刺、劝诫和教诲的力量。人的肉体是不能脱离灵魂存在的，即人不能丧失理性。



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同肉体截然分开，自由意志就会脱离理性约束，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淖，任凭原欲泛滥，让人变得与兽无异。



灵魂是人身上最高贵的东西。人因为有了灵魂，所以人才能分辨善恶，真正同兽区别开来。



但是，格雷就像王尔德童话中的那个渔夫一样，不知道灵魂的价值。渔夫为了美人鱼的歌声，为了美人鱼的美丽，无法抗拒肉欲的引诱，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



格雷尽管也曾认识到良心“是最神圣的东西”，表示“我要做个好人。想到自己有个丑恶的灵魂，叫我受不了”。



但是他为了使自己永远年轻英俊，
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最后还是做出了
错误选择，放弃了自己的灵魂。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一个寓言，
它要阐释的道理就是画家霍尔华德所说的“希腊精神的完美，灵魂和肉体的和谐”。



小说通过格雷的故事表明，人身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因子，即由画像代表的人性因子（理性）和由格雷代表的兽性因子（原欲）。这两种不同因子是不可分开的，只有它们结合在一起，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由于理性意志能够控制自由意志，非理性的意志能够得到引导和约束，因此人能够成为有理性的人。如果兽性因子同人性因子分离开来，自由意志就如同脱缰的野马，像格雷那样，不能自控也不能他控，最后只能造成毁灭。



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由人性和兽性因子组合而成的斯芬克斯因子通过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既决定着人类的伦理选择在社会历史和个性发展中的价值，也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因此，理解一部文学作品，就需要从斯芬克斯因子的分析入手进行分析，进而对作品做出客观的价值判断，挖掘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



第三讲

《分成两半的子爵》



在某些文学作品中，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往往表现出灵肉背离的特征，这在《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道林·格雷的画像》、《化身博士》、《西游记》等诸多作品中，这些特征尤为明显。



人作为个体的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人格。



在这两种因子中，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其核心是理性意志。人性因子借助理性意志指导、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让人弃恶从善，避免兽性因子违背伦理。但是，一旦人身上失去了人性因子，自由意志没有了引导和约束，就会造成灵肉背离。肉体一旦失去灵魂，就会失去人的本质，只留下没有灵魂的人的空壳。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依靠本能生存，没有伦理，不辨善恶，与野兽无异。



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我们能够看到在《道林·格雷的画像》曾经描写过的失去灵魂的人犯下的罪恶。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卡尔维诺描写了另一个灵肉分离的杰出范例。在一次同土耳其人的战斗中，梅达尔多子爵被炮弹炸成了两半：



揭掉被单，子爵残缺不全的身躯令人毛骨悚然。他少了一条胳膊，一条大腿，不仅如此。与那胳膊和大腿相连的半边胸膛和腹部都没有了，被那颗击中的炮弹炸飞了，粉碎了。



他的头上只剩下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半边脸，半个鼻子，半张嘴，半个下巴和半个前额：另外那半边头没有了，只残留一片粘糊糊的液体。简而言之，他只被救回半个身子——右半边。可这右半身保留得很完整，连一丝伤痕也没有，只有与左半身分割的一条巨大裂口。



梅达尔多子爵受伤之后，居然活了下来，变成了半身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成了披着黑披风的半身骑士。这个半身人不分善恶，没有正义的观念，被称为邪恶的子爵。



他到处为非作歹，处处通过残酷野蛮的方法体现自己的非理性意志。凡是他到过的地方，所有的一切，如青蛙、甜瓜、蘑菇、鲜花等，都被他切去了一半。即使一只弱小的蝴蝶，也要被他弄死。



他还经常纵火烧毁房屋和财物，烧死无辜的人，甚至连麻风病人的住所也要烧掉。他不仅把自己的奶妈烧伤，还以她患了麻风病的借口把她送进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村子。



由于他身上善良的一边被分离出去，兽性因子的非理性意志得不到约束，他变成了一个残酷的冷血人。



卡尔维诺不仅为我们描写了一个邪恶的子爵，同时也采用对照的手法，给我们描述了子爵的左半身，即善良的子爵。



在当年的战场上，子爵的另一半埋在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尸堆下，深夜被路过的两个修士救了下来，修士们用香脂和软膏救活了他。



他走过基督教的许多国土，度过了许多年月，一路行善，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城堡。他身上裹着破烂不堪的黑披风，拄着拐杖，穿着打满补丁的袜子四处流浪，不仅为请求他的人做好事，而且也为撵他走的人做好事。



他是仁慈的化身，幫助病人、窮苦人、老年人，誰需要幫助他就到誰那里去。他把迷路的孩子送回家，把柴禾送給寡婦，把被毒蛇咬傷的狗送去醫治，給窮人家送去禮物，把被風拔起的無花果树重新種好。



他的种种行为表明，子爵的左半身体现的是理性意志。



在小说中，善良的子爵（人性因子）和邪恶的子爵（兽性因子）是斯芬克斯因子的两个方面，分别代表着理性意志和非理性意志，并由前者制约后者。



但是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一旦分开，兽性因子的自由意志失去了约束，就会完全释放出来，真正变成邪恶的力量。



两个子爵，一个善良仁慈，一个邪恶恐怖，相互对立，不能调和。为了争夺帕梅拉，两个子爵相互决斗，结果双方都劈开了对方原先的伤口。大夫把两个子爵紧紧缠在一起，将两个半身的所有内脏和血脉接好，终于把两个子爵变成了一个子爵。



正如小说中所说，梅达尔多“就这样复归为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坏也不好，善与恶俱备，也就是从表面看来与未被劈成两半之前并无区别”（73）。



小说是图解式的，它用两个子爵的故事说明，一个身上既有善也有恶，人不是完美的，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世界上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有的不完美的痛苦。



不完美是由于人身上的兽性因子没有得到控制造成的，但是我们不能将之清除而使自身达到完美。兽性因子也不是毫无用途，它可以让人获得反面经验而让人变得更有智慧。



小说评价子爵说：“他如今有了重新合在一起的两个半身的经历，应当是变得更明智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明智是因为理性意志能够引导和约束自由意志的结果。



小说对两个子爵合并后的表达是寓言式的：“也许我们可望子爵重归完整之后，开辟一个奇迹般的幸福时代。但是很明显，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



显然，作者对整个世界的 imperfect 表达了遗憾。